

通向自由和爱的道路以及它们在世界事件中的重要性

1920 年 12 月 19 日

人立于世上，一方面既是有思维能力、能够思考的存在，又是能行动、做事情的存在，而在这两个领域之中有还情感生命。他会用情感做出响应，一方面人对自己遇到的东西做出响应；另一方面，情感也会进入他的行动，他的事迹。我们只需考察一下，人如何会因自己所行事迹的成功或不成功而感到满足或不满足，如何地所有行动中都伴有情感的冲动，而我们应该看到，情感联系着我们的存在的两个极，思想的那一极，和事迹、行动的那一极。我们是会思想的，只有这个事实才让我们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成为人。再考察一下，任何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的本质的东西，都与我们能够对周围世界构建内在图景的能力有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并且可以思考这个世界。试想，如果我们无法思考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的本质。作为行动者，作为做事情的人，我们都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位置，而基本上说，我们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所成就的每件事情在这个社会生活中都有着特定的意义。

只要我们思考，思想 就在我们里面做工；只要我们做事情，也就是说，进行社会活动，意志 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各种事物从来都不是一个挨一个地被我们想到，这也不符合人的天性；实际情况是，任何活跃我们生活中的事物，都有某种特性；世界的各种力量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认识上，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思想的存在，也可以想象自己是意志的存在。但即使当我们完全沉浸在思考当中，而且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静止的时候，那意志仍然是活跃的。反之亦然，当我们实施事迹的时候，思想在我们里面也是活跃的。如果说我们做出任何行动或事迹的时候 - 它们都会产生社会影响，- 在思想里都不把自己与发生的事件认同在一起的话，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任何具有意志特性的东西里面，都含有思想的元素；而在任何具有思想特性的东西里面，也都有意志的存在。如果我们严肃地想要在道德-精神的世界秩序与自然-物质的世界秩序之间建起那座桥梁的话，那么就必须特别清楚这里涉及的过程。

想象一下，你暂时正在处于纯思考的状态，你完全没有参与任何外向的活动，彻底沉浸在思想当中。然而，你必须认识到，在这思想生命中，意志 仍然是活跃的；此时意志正在你里面做工，把它的力量辐射到思想的领域里。当我们这样想象人的思维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意志时时刻刻地都在向思想里辐射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会对生命及其现实感到吃惊。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构建的所有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每种情形下，它们都和我们环境中的某个事物有关，某个我们自己曾经体验过的事物。从出生到死亡，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拥有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由生活带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生活体验丰富，我们的思想内容就会丰富；如果我们的生活体验贫瘠，我们的思想内容就会贫瘠。思想的内容代表了我们内在的使命， - 在一定程度上。但在这个思想的生命里面，还有某些东西是本质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些本质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如何 将不同思想联系到一起并重新把它们拆分开来的方式；我们的内在如何 阐述它们，我们如何 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我们如何在思想生命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本质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思想生命中的意志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自己、来研究这个思想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当然会意识到,思想,如果考察它的实际内容的话,它们就都是从外面来找到我们的,而阐明这些思想的却是我们自己。 - 所以根本上说,在思想方面,我们完全依赖于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命运带给我们的经验。但是通过意志,那从魂的深层辐射出来的意志,我们就向那外来的东西里面注入了一些本质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了实现自我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方面,思想的内容如何从周围世界来到我们这里,另一方面,意志的力量如何从我们的存在里面辐射到思想世界当中。

我们内在的精神水平到底怎样变得越来越高的呢? - 不是通过从外部世界吸收尽可能多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只是再现了外在世界的图景,那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不断地追求感官印象并不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水平。我们的灵性的提高是通过我们思想里面那内在的、充满了意志的工作实现的。出于相同的原因,冥想也是一样,它不在于沉浸在随意的思想里,而在于把某种特定的、容易想象的思想把持在我们的意识的正中心,用一种强大的意志的努力,把它们刻画在那里。这种力量越强大,意志朝向思想领域的这种内在辐射就越密集,我们的灵性就越能提高。当我们从外在的物质世界吸入思想的时候, - 而在尘世的生命里我们只能吸入那种思想, - 我们就会变得, - 你可以很容易认识到, - 不自由;因为我们是在让自己屈从于外部世界一连串的各种事物和事件;只要涉及到思想的内容,我们就不得不按照外部世界预设的方式思考;只有当我们对这些思想进行加工阐释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地变得自由。

现在,在我们的内在生命中获得完全的自由是有可能的,条件是我们需要更努力地抹去并排除实际的思想内容, - 只要它是来自外部的, - 并且更多地燃起意志的元素,这种意志会在我们形成判断、得出结论或进行类似活动的时候灌注我们的思想。然而通过那种方式,我们的思维就成为了拙著《精神活动的哲学》中所说的:纯思维。我们会思考,但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只有意志,没有别的。我在该书新版(1918)当中尤其强调了这一点。这样,我们里面的东西就注入了思维的领域。但纯思维也可以等同地称为纯意志。这样,从思维的领域,我们就到达了意志的领域,这时我们就实现了内在的自由;我们的思维就变得那么成熟,乃至它完全地被意志充满;它不再从外在索取任何事物,但它的生命本身就具有意志的特性。通过在我们的思维里逐渐加强意志的冲动,我们就为自己做好了准备,能够实现我在《精神活动的哲学》当中所说的“道德想象”。道德想象会上升为“道德直觉”,它再渗透并照亮我们的意志,而这意志现在已经变成了思想,或者渗透并照亮我们的思维,而这思维现在已经成了意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实现了自己的提升,超越了物质世界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性”的影响,用那种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渗透我们自己,并为“道德直觉”做好准备。而任何能够从精神世界涌入人里面的东西都有它的基础,这基础主要就在这些“道德直觉”当中。因此,当我们能够让意志成为我们思维当中的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的时候,自由就降临了。

现在让我们从相反的一极考察一下人类,也就是从意志的那一极。什么时候意志会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特别清晰地呈现出来呢? - 比如说,打喷嚏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某种事情,但可以肯定,我们不能把打喷嚏这个行为归因于任何确定的意志冲动!而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中则无疑含有意志的作用。但是想一想,在说话的过程中,有意和无意、抉择和无抉择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你不得不学会说话,而这样你就不再需要靠意志的努力来构造每个单词;一种本能的元素就进入了言语当中。至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样的,而且在那些不是在努力进行灵修的人们身上尤其是这样。多话的人,他们总是要张嘴说些什么,而在他们说的话里面含有的思想非常地少,在他们身上我们就有机会注意到, - 当然他们自己无法注意到, - 言语里面有多少本能和非自主的成分。但是我们越是能够超越我们的机体生命并穿越到获得解放的活动当中,仿佛从机体的过程中出来了一样,我们就越能把思想注入到我

们的行动和事迹当中。打喷嚏仍然完全是关于机体生命的；说话是很大程度上与机体生命有关的；走路实际上关系非常小；我们用双手做的事情，也非常小。所以我们就逐渐地过渡到了越来越多地从我们的机体生命解放出来的行动。我们会用我们的思想伴随着那些行动，尽管我们不知道意志是如何注入这些思想当中的。如果我们不是梦游者，并且不是在梦游状态下行走的话，我们的行动就总会由我们的思想伴随着。我们会把我们的思想带入我们的行动当中，而我们的行动越是朝向完美演进，我们的思想就会越多地被带入它们里面。

当我们向我们的思想里面发送意志，- 我们自己固有的力量，- 当我们用意志浸透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生命会持续地深化。我们把意志带入思维，并且从而获得自由。随着我们逐渐地让我们的各种行动变得完美，我们就终于成功地把思想发送到这些行动里；我们用思想照亮我们的行动，- 而这些行动则是起因于我们的意志。一方面（内在地），我们经历着思想的生命；我们用意志浸透这个生命从而找到自由。另一方面（外在地），我们的各种行动会从我们的意志流淌出来，而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浸透它们。（图九。）

但是通过什么方式让我们的行动能够演进到更完美的程度？用一个总是充满争议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怎样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更好的完美？我们实现的方式是通过在我们里面发展出那个力量，那个用词语只能象征性地表示的力量：对外在世界的奉献。- 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奉献越是不断增长加强，这个外在世界就越是激发我们去行动。而恰恰是通过展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奉献，我们才能成功地用思想来浸透我们的行动。对外在世界的奉献到底是什么呢？对外在世界的奉献，它会让思想充满我们的行动，它不是别的，就是爱。

正像我们通过用意志照亮思想生命来实现自由一样，我们也同样通过用思想浸透意志生命来实现爱。我们通过让思想照亮意志的领域来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展开爱；通过让带有意志特性的东西辐射到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就发展出自由。并且因为，作为人，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整体，所以当我们达到了一定程度，能够在思想生命中找到自由，并且在意志生命中找到爱的话，那么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就会有自由，而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就会有爱。每一个会照亮另一个：充满了思想的行动是在爱里打造的；浸透着意志的思维会产生出真正自由的行动和事迹。

这样你就明白了，在人里面，那两个伟大的理想，自由和爱，是一起成长的。同时，自由和爱这两种东西，世上的人可以通过在自己的里面实现它们的方式，通过自己，让它们为着世界的利益而相互联合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问一问：在浸透了意志的思想生命中实现的那个理想，那个最高的理想，它是怎样的呢？- 现在，假如说思想生命是代表物质过程的东西的话，那么意志就永远都无法完全穿透到思想的世界里面并且逐渐在那里扎根。意志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组织的力量照射到这些物质的过程里面。只有思想生命不含有任何外在的、物质的现实的情况下，意志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那么，它必须是怎样的呢？

先考察一下镜像你就能想象到它必须是怎样的了。如果这里有一面镜子，这里有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在镜子里被反射出来；如果你到镜子后面去，你找不到什么东西。换句话说，你只有一个镜像，- 仅此而已。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的思想就是镜像。（图十）这怎么解释呢？- 在先前的一次讲座，我说过，思想生命本身实际上并不是当下时刻的现实。思想的生命从我们出生前，- 或者更确切地说，受胎前，- 的存在照射进来。思想生命存在于死亡和新的诞生之间。而正像这个镜子前面的物体一样，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镜像，- 仅此而已，- 我们的思想生命真正的生存周期是在死亡和新的诞生之间，在诞生之后，它只不过照射到我们的生命而已。作为思想生命，我们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镜像现实。因为这

个，另一个现实，你知道，就是从代谢过程辐射上来的那个现实，就能够浸透思想生命这个镜像。假如，- 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罕见了，- 我们付出真诚的努力，去培养一种无偏的思维，那么我们就明白，思想生命是由各种镜像构成的，如果我们转向最纯的思维形式，- 数学思维。数学思维完全是从我们的内在的存在涌流上来的，但它只有镜像的存在。的确，通过数学，外部对象的构成可以得到分析和确定；但数学思想本身只是思想，它们仅仅作为镜像存在。它们不是从任何外在的现实获得的。

抽象的思想者，例如康德，也会采用抽象的表达方式。他们说：数学概念都是*推理的*。- *推理的*，*先验的*，意思是“来自以前的东西。”[编注：见牛津辞典。]可是为什么数学概念是先验的？因为它们是从出生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受孕之前，的存在流淌进来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它们的“先验性”。而在我们看来它们之所以那么真实，是因为它们被意志照亮了。试想，现代思维会使用抽象的单词来表示某些在现实当中不被理解的事物，说明它已经高度抽象化了。康德之类的人用很少的笔墨提到了，数学是我们从出生之前的存在带来的，所以他们才说数学发现是“先验的”。但“先验”这个词实在是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因为它没有指出任何现实，它指向了一些仅仅是形式的东西。

思想生命是一种镜像的存在，它要想成为实际就必须被意志照亮，关于思想生命，古代传统讲到表象。(图十一，Schein)。

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人的特性的另一极，在这一极里，思想向下流注进入意志的领域，在这一极里，事迹都浸透着爱。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的意识是不活跃的，它会从现实反弹回来。我们无法看到黑暗的领域当中，- 对我们意识来说黑暗的领域，- 在这里，每当我们抬起手臂或转动头部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会展开，- 除非我们借助超感官的概念。我们会移动手臂；但那里发生着的复杂过程对我们的常规意识来说是隐藏的，就像深度睡眠或无梦睡眠当中一样。我们会感知到我们的手臂；我们会感知到我们的手如何抓住某个物体。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行动里注入了思想。但我们意识当中的思想本身也只不过是表象。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但它不会照射到我们的常规意识当中。在这里。古代的传统提到了力量，因为在出生到死亡之间，我们生活的现实实际上是浸透了思想的，但某种意义上讲，思想确实从它反弹了回来。(图十一。)

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的因素，它把这二者联合起来，- 在思想流注到用爱打造的事迹里面的时候，它就把朝向头脑辐射的意志和这思想联合起来，可以说，它们都被心感受到。这意味着，这种联合就是情感生命，它有能力把自己引向意志，也能把自己引向思想。在我们的常规意识当中，我们一方面会抓住在我们的浸透了意志的思想里表达出来的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努力确保传递到我们事迹里面的东西带有越来越多的思想。而连接二者的那个桥梁从古代以来都被称为智慧。(图十一。)

在他的童话《绿色的蛇和美丽的百合》里面，歌德通过金国王、银国王和铜国王等人物指出了这些古老的传统。我们已经从其它的角度展示了，这三个元素必须获得新的生命，但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 这三种元素古老的、本能的知识已经指出来了，而只有当人获得了由想象、灵感和直觉产生的知识之后，它们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但是，当人展开自己的思想生命的时候，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呢？- 是现实正在成为表象！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都扛着我们的头，它有坚硬的颅骨，具有钙化的倾向，与机体的其它部分相比，即便是在外观上，它呈现出来的也是一幅死亡的图景。从出生到死亡之间，我们的头里承载着来自以前时代的東西，那时它是现实，它以表象的形式进入我们里面，而在机体的其它部分，我们会用从我们的代谢过程发布出来的那个元素来浸透这个表象，我们

会用真正的意志的元素去浸透它。在那里，我们里面有一颗种子，一个萌芽的实体，首先最重要地，它是我们的人性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宇宙里的某种东西。试想，- 一个人在特定的某年出生；之前他在精神的世界。当他从精神的世界出来的时候，以前在那里是现实的思想，就成了表象，而他会往这个表象里面注入他的意志的力量，它来自完全不同的方向，从头以外的其它机体部分升上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正在死去并成为表象的过去，就重新被点亮，以便成为未来的现实。

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这个。当人上升到被意志照亮的纯思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在那已经溶解为表象的过去的基础上，通过从自我里面升起的意志的作用，就会在他里面展开一个新的现实导向未来。他是这导向未来的种子的承载者。过去的思想，作为现实，就像是土壤；在这土壤里种下了来自个体的自我的种子，而这种子被发送到未来，去服务于未来的生命。

另一方面，人通过用思想来浸透他的事迹和行动，他的意志活动，来实现演进；事迹是在爱里实施的。那种事迹会从他身上独立出来。我们的事迹不会停留在我们自己里面。它们会成为世界里发生的事件；而如果它们被爱浸满，那么爱就会随它们一起传递出去。只要涉及到宇宙，自我主义的行动和充满爱的行动是不同的。当我们从表象出发，通过意志的作用，将来自于我们里面的存在的那些过程展开的话，那么从我们的头脑出发涌入世界当中去的溪流就会遇到我们的渗透了思想的事迹。植物的花里含有种子，这种子必需要有太阳的光照、外面的空气，等等，必需要有来自宇宙的某些东西，它才能生长，同样地，通过自由展开的东西也必须找到一种元素，在这种元素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事迹里面活着的爱来生长。

就这样，人站在世界演进的伟大进程当中，而在他的皮肤边界之内发生的事情会以事迹的形式越过他的皮肤流淌出去，这些事情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世界、对宇宙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宇宙事件、世界事件当中有自己的位置。由于先前原本的现实在人里面会成为表象，因此现实总在不断地被溶解掉，而由于他的表象被意志重新赋予生机，因此新的现实会产生出来。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精神的手指摸到一样，我们从其它角度也谈到过它。- 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永远守恒！物质被转化为表象，而表象又被意志转化为现实。物理学坚持的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是个错觉。真相是，由于物质会转化为表象，因此它在连续地逝去；而由于通过人，那作为宇宙的最高成就站在我们面前的人，表象又重新被转化为活的存在。

如果考察另一极，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只是这一点在那里不那么容易感知。那些最终导向自由的过程当然能够通过无偏的思维来掌握。但要想在这另一极上正确地领会，就要求在精神科学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首先说，常规意识在遇到古代传统所说的力量 的时候会反弹回来。那种作为力量呈现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渗透着思想的；但常规意识感知不到，正如随着进入思想世界的意志越来越多，思想的判断力也会越来越强那样，当我们把思想注入意志活动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彻底地克服了“力量”的元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单纯的“力量”里浸透了思想的光。在人的一极上，物质被克服；另一极上，物质获得新生。

在拙著《魂的迷》里面我简单提到，人是三元的存在：作为神经-感觉的人，他是思想生命、知觉的载体；作为韵律的存在（呼吸、血液循环），他是情感生命的载体；作为代谢的存在，他是意志生命的载体。但是，当人的意志里面爱的成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代谢过程会如何进行呢？这个过程在于，当人实行那些事迹的时候，物质会不断地被克服。- 而人，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当他找到进入纯思维的道路的时候，- 而纯思维事实上是带有意志的特性的，- 他的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物质诞生了！- 我们要注意物质的这个产生

出来的过程！我们自己里面承载着那个会让物质诞生出来的机构：我们的头；我们自己里面还承载着那个会毁灭物质的机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是如何毁掉的：我们的肢体代谢系统。

这就是研究全人的方式。我们看到，意识在抽象当中所感知的东西，在“世界的发展”当中是一个实际的因素；而我们也看到，在“世界的发展”的过程中所含有的那个东西，那个常规意识那么紧紧地抓住不放从而除了感知它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的东西，是现实，- 我们看到这是如何消逝为乌有的。它对常规意识来说是现实，而当它明显地与外部现实不相符的时候，就必须对这些原子采取措施，这些原子都被视为坚实地固化的现实。而因为人无法让自己从自己的来自于这些坚实地固化的现实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所以人就让它们相互之间混在一起，一会以这种方式，一会以那种方式。有时它们相互混合构成氢气，有时候构成氧气；它们只不过是按不同方式组合。这只是因为人没有能力产生别的信念，只能认为，任何东西在思想里一旦坚实地固化，那么它在现实里也必须是坚实地固化的。

当一个人接受了固化的、永远不灭的原子的存在的时候，他就只有陷入到虚弱的思想当中。思维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与现实一致的是，物质在持续不断地消逝化为乌有，并且连续不断地从乌有重新构建出来。这只是因为，每当物质死去的时候，新的物质就产生出来，于是人们就谈到了物质守恒。人们在这里犯的错误就好像，比如说，如果许多文件被拿进一个房间，在那里进行了复制，但原始文件被烧掉，而复制件被重新拿出来，他们就认为拿出来的就是拿进去的文件，- 认为它们都是相同的东西。事实上是原有的文件已经被烧掉，新的文件又被写出来。世界里的东西也是一样，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人生的那个领域里，物质会消逝成为表象，而新的物质会产生出来，那里存在着自由的可能，那里存在着爱的可能。而自由和爱是一体的，这一点我在拙著《精神活动的哲学》当中已经讲了。

那些持有某些世界观的人会讲到物质不灭，一方面否定了自由，另一方面否定了爱的全面发展。因为只有通过那个事实，即，在人里面过去会消亡，成为表象，而未来以种子的形式呈现的新的创造，我们里面才能升起爱的感觉，- 对某种并非过去强加给我们的东西的奉献，- 和自由的感觉，- 非预先确定的行动。事实上，只有精神科学的世界观才能理解自由和爱，任何其它的世界观都不能。那些熟悉过去几个世纪的世界进程的人们能够领会，要想引导现代社会主导的思维习惯接受这种无偏的、精神科学的方式，那将需要克服多么艰巨的困难。因为在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世界图景里面，没有任何一点能让我们理解自由和爱。

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是古老的、传统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都和真正先进的、精神科学的人类发展观有联系，- 我们在其它场合还会讲到这一点。

更多内容参见：

<http://wn.rsarchive.org/Lectures/GA202/English/AP1958/19201219p01.html#sthash.PC6Z5uKU.dpuf>

温鹏 译于 2015 年 7 月 8 日